



如果有一天我退休（中）



假如我退休

● 黄惟勇

命运是个死结。“听天由命”不如“秉承天命”，想想这个问题倒也温馨也忐忑，遐想的日子有诗意，有未来。我本是一个向往自由的散淡之人，对这一天还是有所期盼。“半生落魄已成翁，独立书斋啸晚风。”（徐渭）过一种不被这人或是那人赋予的所谓这样或那样有意义的日子，简单，心安，应该是一件惬意的事儿。

还处于奔五的年龄，想这个问题自然想起比我老的老头，想起黄永玉先生《比我老的老头》。这书有意思，有趣味，有性情。八十岁的老头，写朋友、写友情、写苦难中的快意。其中，有爱、有感恩、有乐趣，唯独没有的，是悲观和仇恨。他更多地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了思念、感激和爱，而非议论、抱怨和恨上面，尽管那些负面的情绪看来如此理所当然。到我退休的时候也应有这样的心态。回忆张乐平一文最后一段是：“一梦醒来，我竟然也七十多了！他妈的，谁把我的时光偷了？把我的熟人的时光偷了？让我们辜负许多没来得及做完的工作，辜负许多感情！”这样的老顽童若搁在禅宗横行的世纪，一定是个呵佛骂祖的大玩家。如此性情，喜欢欢喜。

想起比我老的老头。无巧不成书，在我酝酿写这文的时候，这个上午，学校开退休老师协会会议。张鹤熊老师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，

这个老头已年近八十，还是那么的硬朗，那么有气度，还是那么热情，“来，来，小黄，抽我的。”推门进来就先递烟，把我搞得倒是尴尬。我和张老师还是有缘的。他在两所学校做过校长，而我恰也在这两所学校虚度过日子。他是有故事的人，所以我们会话题。虽然我无缘和他共事，但他这一代人的经历，正像黄永玉先生所写，“唉！都错过了，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；故事一串串，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，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。”他在一个山区贫困县的县中一呆就是二十四年。听得我张口结舌，我仅呆了四年，便逃离了。人在时代中，时代对于一个个体的命运，就是这样。他是深情的，和那里的学生，他曾写过这样的文字：“寒假期间，昔日文中唯楼舍肃立。他们曾坐读的教学楼

默默凝视着他们，原办公室侧面的墙面黑板素面向人，形容憔悴。穿廊而过的山风亦消歇不再。景易情生，大家顿时没了喧哗，相依怅然，露着凝重的神情。”一个语文老师退休后的职业印痕是无法抹去的。所以，他兴致来了，我们小聚将进酒，我一则自然是开心，张老师喝酒还是那么爽快，我就遐想自己的未来，到这把年纪还能大大方方来者不拒，是多么如意的好事；一则却又是惴惴的，张老师退休了，有闲了，书倒没少读，而且还很前卫，一评点就很犀利，很坦诚，反而让我们这晚辈汗颜。

想起比我老的老头。他是我所在城市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，严格意义上说他不是退休，而是感觉与当下的教育理念不合拍，辞去职位不干了。离职前，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连发五篇文章谈自己对教育的理解。自然让我关注他离职后的去向，去处于山区的三等小县的一座偏远小学做义工了。有个性的人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就是洒脱。

想起比我老的老头。我不是说要复制他们的生活，不会也不可能。生活里有很多点点滴滴的琐碎，每个人的生活也就是这样构成的，小心地记得和重复地观看，大概总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表达出来。然而，也并不见得是这样，所以就只是不断去体验它，然后带着无数的隐忍活下去，直到死的那一天。



师道

二〇一四年第五期